

[DOI] 10.19957/j.cnki.kpczpl.2026.02.011

爆发神话 VS 长期主义：科幻产业十年的 增长逻辑

——“科幻产业发展”专题论坛之圆桌对话

姬少亭¹ 杨 枫^{2*} 崔 莉³ 翟雪连⁴ 胡 璇⁵

（未来事务管理局，北京 100028）¹

（成都八光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，成都 610041）²

（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，北京 100025）³

（中国投资协会，北京 100037）⁴

（腾讯研究院，北京 100080）⁵

3月28日，由中国科普研究所主办的“科幻产业发展”专题论坛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办。作为2026中国科幻大会的主题论坛之一，论坛汇聚来自高校、科研院所、产业界等百余位专家学者及业界人士，共同探讨中国科幻产业的最新成果与发展趋势。

在过去十年间，中国科幻产值达到了千亿级别，涌现出诸多有影响力的科幻电影、科幻游戏和科幻小说，也孕育了大量优秀人才。

论坛专门设置了圆桌论坛，邀请嘉宾围绕“爆发神话 VS 长期主义：科幻产业十年的增长逻辑”这一主题，回顾过去十年中国科幻产业的发展情况。她们既是科幻领域的观察者，也是推动者，更是思考者。在十年这个节点进行思考，是为了更好地迎接下一个十年。

一、过去十年，中国科幻真的增长了吗？

姬少亭：第一个问题，从各位的工作领域来看，过去十年中国科幻是否真的实现了增长？这些增长体现在哪些方面？是什么原因造就的？

杨枫：我有很深刻的体会。十年前，没人想到我们这家民营科幻文化公司能够生存至今。当时进入这个赛道，我们仅凭一腔热情，想试着在一个更自由开放的平台上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至于能够走多远，完全没有概念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当年的决定着实很勇敢，也庆幸自己带着团队一路坚持，整整走过了十年。

具体的表现是，十年前我们在招聘团队成员时，甚至没有办法直接发布科幻编辑岗位的招聘。即便2015年《三体》斩获雨果奖，但是作为一家初创公司，八光分招兵买马仍特别艰难。

*通信作者：杨枫，成都八光分文化创始人兼CEO，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，研究方向为科幻产业生态。yangfeng@8light-minutes.com。

我们从《神秘博士》(*Doctor Who*) IP 开始,选择深耕科幻流行文化,做一些好玩的、有趣的事情。十年时间,我们把很多初入编辑之路的爱好者培养成了专业、优秀的科幻编辑。十年前,无论是科幻人才培养,还是整个科幻产业链,国内生态都有所欠缺,而现在我们可以自豪地说,中国科幻已经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生态版图。

崔莉:我因吴岩教授与科幻结缘,多年来围绕知识产权助力科幻产业发展,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和交流工作,感到很有意义。过去十年,中国科幻实现了从“小众圈层”到“千亿产业”的质变增长,而知识产权正是这场增长的核心支撑与价值锚点,2026 年的科幻产业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点。这一发展背后离不开两大关键因素:第一是政策助力;第二是知识产权的硬核支撑。近年来,国务院及北京、成都等地先后出台扶持政策,明确产业发展目标。知识产权领域,一方面,为创作者维权护航,让创作者敢投入,比如《三体》音频侵权案判赔 500 万、盗版《流浪地球》团伙获刑;另一方面,通过明确权利归属,赋能知识产权全链条变现和产业集群发展。我主编的《中国科幻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实务》(中国原子能出版社 2023 年版)一书,曾对科幻产业近 500 件知识产权纠纷案进行分类与对比分析,结论是,在科幻产业整体发展中,知识产权的作用非常大。作为法律固化的知识资产,它保护了科幻创作者的智力成果,并通过对这些成果的开发与运营,最终实现科幻产业的大发展。可以说,没有知识产权保护,就没有科幻产业从“单点爆发”到“体系化增长”的可能,这正是我国科幻产业过去十年增长的核心逻辑。

翟雪连:作为一个 20 多年的科幻迷,我从最近工作中的两个小例子,来阐述科幻产业为什

么会出现结构性发展。

第一,与以往不同,投资人和投资基金已经开始面向科幻了。过去谈到科幻投资,更像是喝咖啡时坐而论道的谈资。如今,越来越多的投资板块将科幻产业纳入在内。近几年,我们可以明显看到,无论是股权投资基金,还是科技类、影视类投资方,都开始频繁聊到科幻话题。科幻是否会成为下一个爆发神话?没有定论,但从实际工作感受来看,科幻确实已经从行业谈资转变为实际投资赛道。

第二,最近三年,我们与各地方单位互动日趋频繁。一些地方领导明确提出要成立科幻专班,推动当地科幻产业发展。这在十年前很难想象,如今却成为我们的工作日常。工作过程中我们发现,大家对于科幻产业的理解不尽相同。有的认为做科幻类节展就是科幻产业,有的认为参加中国科幻大会就算科幻产业,还有的认为做科幻园区才算科幻产业。但无论如何,北京、成都等地已经制定并实施相关科幻政策,产业发展格局和十年前、五年前已经完全不同。

胡璇:在过去十年当中,游戏为科幻产业贡献的不仅是产值的增长,更多的是原创 IP、科幻边界的拓展、新技术的融入、新的呈现方式和想象力,还有一点特别重要,就是为科幻培养了一批真正的科幻原住民与新生代的用户。在广泛的用户群体中,也涌现出一批更加优秀的创作者,他们能够以最前沿、最国际化的视野书写当今中国对科幻的想象。他们还问出了更多问题:为什么科幻不能是二次元的呢?为什么科幻不能和日常世界结合在一起呢?事实证明,在出海构建世界共同话语想象的过程中,我们中国人的方式、中国人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传递得非常好,也实现了很好的效果,所以我也非常看好游戏和

科幻携手走过的下一个十年。

姬少亭：胡璇老师讲到了科幻群体的培养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游戏的用户数量远大于其他媒介的用户数量，这对整个科幻行业来说都是养分般的存在。科幻行业从业人员总是从粉丝群体中来，到粉丝群体中去。他们出于对科幻的爱好创作出优秀作品，而优秀作品又吸引大量新读者关注科幻，形成正向循环。我自己是在 2016 年创业，如今也有十年了。从观察和参与的角度来说，我认为中国科幻的确是有增长的，在产业业态上也不断丰富。十年前，科幻主要的业态是文字。十年来，影视、游戏、VR、玩具、大会、有声书、广播剧、广告片等多元业态纷纷涌现，诞生了不少优秀作品，这在过去是完全不可想象的。所以我认同，过去十年间中国科幻经历了切实的发展和增长。

二、在新环境中，中国科幻如何变革？

姬少亭：当前，经济下行压力非常大，国际局势也越来越复杂。同时，AI 快速发展对人才环境产生冲击。我们必须承认，过去的话语语境、生活环境、产业环境正在发生巨大变化。一些可能摧枯拉朽，一些则比较细微。新的体系正在酝酿成型。在这样的时代中，科幻面临的困境是什么，又应该如何谋求发展？请给出关键词并予以解释。

杨枫：我的关键词是“锚定”，找准定位。找准位置的过程就是深耕的过程，这需要极大的耐心。我们需要发掘优秀作品，培养有潜力的作者，陪伴他们一起成长。一旦出现好内容，就沉淀扎根。这样，当机会来临时，才能顺势而为，乘风破浪，从容抓住新的发展机会。科幻本

身是非常开放的创作领域，可以与各种主题相结合，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。但归根结底，内容为王，如果缺少优质的内容，哪怕机会来临也把握不住。锚定优质内容、优秀人才以及发掘优秀赛道，才是产业长久发展的底气与定力。

姬少亭：“锚定”这两个字，创业者们太知道它的含金量了。作为企业，在整个版图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是至关重要的。

崔莉：我的关键词是“科幻 IP 战略先行”。从一个产业律师的视角来看，我认为科幻产业发展已有十年，又逢 AI 时代的迅猛发展，因此，它遇到了很大的发展瓶颈。所以我说，未来十年，科幻产业应该进入新的变革时代。科幻产业破局的关键，我认为是“IP 战略先行”。

科幻产业和其他产业一样，也正遭遇三重结构性困境：经济下行导致资本更加短视；国际局势加剧了文化传播壁垒；AI 带来双重冲击——一方面内容泛滥、稀释优质 IP 价值，另一方面版权归属模糊，使创作者陷入“创作易、维权难”的窘境。

“IP 战略”必然是科幻产业在变革期的顶层设计。它以知识产权为核心工具，将被动维权转为主动布局，将单点开发转为体系化运营，最终实现 IP 思想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双重可持续。要将知识产权思维前置到科幻产业全过程。

第一，在创作初期即建立“创作即确权”机制。明确 IP 的权利归属、使用边界，提前规避版权模糊、侵权纠纷等风险，为后续运营奠定“权利确定性”基础。目前，全球已经出现大量相关诉讼案件，我们都需要充分认识和应对。科幻作家既要保护自己的创作权利，也要避免在使用 AI 工具时不小心侵权。

第二，围绕 IP 的长期价值做前瞻布局。把出版、影视、文旅、衍生品等细分权利提前拆分清楚，设计出“短期有保底、长期有分成”的分层变现路径，并建立价值量化标准。这样，就能打通“优质原创-资本认可-持续收益”的良性循环，有效化解资本短视的困境。

第三，科幻产业应该做全球化布局。现在，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推动科幻出海，像我们京师这样的国际化大律所，正在多个国家建立分支机构，就是要助力中国企业“走出去”。其中，最重要的一个“走出去”就是中国的文化出海。这方面，科幻文学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。

最后，我也提出一个建议，应当考虑成立“IP 战略与科幻产业”方面的研究中心或专委会，研发科幻 IP 战略助力科幻产业发展的系列解决方案，助力科幻创作者的知识产权持续转化。

姬少亭：崔老师刚刚说的产业提前布局和规划，我非常同意。整个产业需要更多的顶层设计，为大家提供更多的帮助。落实到每个公司来说，我们拥有什么 IP，对于每一个 IP 应该如何做自己的长线规划，在国内哪些方向是可以发展的，在海外哪些方向可以发展，针对这些问题，把长期规划做好，后面很多法律问题也可以避免。

崔莉：科幻是有门槛的，如果不是科幻迷，消费者其实很难判断什么样的科幻作品好，什么样的不好。加之经济形势下行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资本自然会短视。这样一来，对科幻作家的作品开发影响非常大。所以，我们必须挖掘科幻作品 IP 的长期利益，想办法与资本相结合，与我们共同进步。因此，还是需要关注资本投资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出台好的政策，推动

科幻 IP 战略先行，挖掘科幻 IP 的长期价值。

姬少亭：我们非常希望能够看到更多投资推动科幻核心 IP 的长线发展，特别期待这一天。其实已经有许多科幻迷进入不同行业，到现在已经是各个投资公司、律所的合伙人了。非常希望将来可以邀请更多的朋友进入科幻行业当中，为大家提供更多、更好的帮助。

翟雪连：非常赞同崔莉律师的观点。我的关键词是“现象级破圈”。说到科幻破圈，有些朋友可能觉得，中国科幻发展到现在，早已完成破圈了。但我说的不是一般的破圈，而是“现象级破圈”。如果我们把中国科幻按照通用的分法，分成 1.0、2.0、3.0 阶段的话，其实文学时代和影像时代都已经有破圈的作品了。那什么是“现象级破圈”？就是让很多非科幻迷的普通消费者，也愿意为这些科幻作品买单。举个例子，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上映时，很多平时不看电影的消费者也会去买票；《黑神话：悟空》出来的时候，很多不玩游戏的人也去买。这就叫“现象级破圈”。在文学时代，《三体》做到了；在影像时代，电影《流浪地球》和剧版《三体》也达到了这个标准。随着沉浸式、文旅、VR 互动式体验逐渐发展，新的科幻消费类型也逐渐出现。但是，在这些领域，科幻类的现象级破圈产品还没有出现，我们说的破圈，其实还是在小圈范围内流行。

我们做了许多尝试，比如今年在科幻星球大赛影视赛道中，将科幻类竖屏短剧纳入进来。报名作品里有像《一品布衣》这样的短剧，讲述工程师的穿越故事，内容也很硬核。影视行业专家和科幻专家就这类作品的认定及标准有不同意见，但这个短剧的播放量有 30 亿。在这里，我

们并不讲对错，只是想表达，广义的科幻概念，需要被全社会共同关注和接纳，这中间可能有一个观点融合的过程。

胡璇：我的关键词是“真实”。科幻的“幻”字经常会让大家误解，认为科幻就是要写那些离我们很远的、虚无缥缈的、视觉上花里胡哨的东西。现在 AI 出来后，比如做设定、做视觉包装和呈现，更是去做一些酷炫的东西，这些东西 AI 非常擅长。和机器相比，人的创意可能会断档，创作的角色也不一定讨喜，但这恰恰是人类的生命力，或是人和机器差异化竞争的重要部分。我觉得，我们要保留自己的不完美，保留创作过程中的不完美，让作品、让产业还保留一些“活人味儿”，保留一些古法的味道。

姬少亭：我发自内心地同意。在 AI 时代，很多事情看起来很容易，其实在创作层面来看，是越来越不容易的。我个人更希望创作者保留“古法手搓”，珍惜匠心。技术人员将个人精力投注在技术本身的发展，而作为一个文艺创作者，我希望我把精力投入到保卫人性的工作上。创作、踢足球、吃东西都是人性的重要体现，我们通过 AI 拥抱未来，也留下匠心来守护人性。

回到正题，我的关键词是“人才”，这也是我每年都会强调的一点。有媒体问我科幻发展的关键，我从来都说最重要的是人才，也呼应胡老师刚刚讲的古法手搓、人性珍贵。过去十年，人才在增长，同时也在流失。这其中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，增长是因为大家共同的努力，流失也有可能是大家努力的方向不对。人才，是这个行业真正的核心。而在未来的一段时间，不管技术如何急速发展，人才都会显得更加珍贵、稀缺，而人才的定义也会发生深层次的、剧烈的变化。希

望在座的各位老师不仅要拥抱技术的发展，也要珍视自己作为真实个体的存在。我们坐在这里，关心着这些话题，共同积累成绩，这就是人才存在的意义。我相信这才是下一个时代最值得被保护的事。

接下来，我希望大家能顺着这个方向深挖。杨枫老师，您这段时间对八光分进行了非常多的改革，那么您是如何定义过去和现在的八光分？您有哪些计划帮助公司穿越周期，实现长期主义的目标？

杨枫：其实以我的个性，我很少在某个阶段去做巨大的、颠覆性的改革，我觉得我们只是在顺应变化。当 AI 或者新技术来临的时候，对于整个行业的冲击是很大的。大家有一段时间会感到茫然，不断思考我们坚持的东西是否正确，该往哪里走。从 2016 年到现在，八光分创立正好十年了，这一路走来非常不易。但是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坚持“锚定”点位，确信自己要坚定不移地做科幻。八光分之所以能够走过十年的光阴，是因为我们拥有目标一致、敢于直面环境变化的团队。团队的每位成员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宝，有各种不同的兴趣爱好，我在布局公司业务的时候，最关注的就是尽量让大家依托兴趣找到每个项目的发散点，让团队的各位成员之间形成很好的互补。

比如，我们 2018 年开始做冷湖奖，这个奖项实际上带动了冷湖的整个文旅项目。每年，我们都会精心设计颁奖典礼的行程，考虑如何在三到五天内让获奖作者有最丰富多样的体验。也可以说，我们从八年前就参与了文旅。除此之外，我们在做版权交易的时候，跟很多一线机构有合作，比如陈思诚团队、中国电影集团等。当我

们签约版权交易合同的时候，就对自己有一个定位：八光分在里面要保留科幻剧本或者科幻顾问的身份。我希望我们在每个项目中都有所收获，每位成员都在不断精进、不断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。抱着这样的期待与目标，去年上半年，在国家航天局的指导下，我们与杭州一家短剧公司顺利合作，完成了精品短剧《我在月球当包工头》。

那个项目的机缘非常有趣：我们的同事在参加某个会议时，与杭州一家公司的老总聊天，对方聊到他们有一个短剧项目，一直没有挑到合适的剧本。我们的团队本着试一试的心态交了一份大纲，没想到第一轮就过稿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是我们的能力突飞猛进了吗？还是我们主动改变了赛道？显然都不是。当机会来临的时候，我们的团队已经具备了接住它的能力。作为一家传统的内容出版公司，八光分向联合出品身份转型，外人看来如此“轻易”，实际上我们团队是持续在了解、适应外部的变化，不断锻炼自己的能力，这样才能接住新的机会。

对于八光分来说，出版永远是核心，是我们的根基。我在科幻行业有二十多年的从业经历，在出版行业则有三十多年了。在纸质书变成一种轻奢品的当下，每当打开一本书，我会全神贯注沉浸其中，这种安静的心流、和世界短暂隔离的状态是巨大的享受。未来，我们也会继续坚持投入图书出版行业。

我们从 2023 年开始着手改编吴岩老师的《中国轨道号》舞台剧，今年也将有的新剧目上演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仍在与多个知识付费平台合作，比如“少年得道”平台上的“《三体》博士讲科幻”音频节目，其中的策划方案正是我们提供的。今年年初，我们还专门成立了冷湖深空科

技文化公司，希望未来在研学项目上有所突破。

借助《我在月球当包工头》项目，目前已经有很多影视公司找到我们，希望我们出剧本大纲，甚至完整的策划方案。过去十年，我们积累了巨大的版权池，其中包含了数不胜数的优秀作家的作品。相信不久之后，就会有一些作品成功走向市场。

当下的环境确实艰难，因为你必须打破你所熟悉的圈层，带着团队进入全新的赛道。这个过程非常不容易，但只要认准所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，而且能够积极适应变化、拥抱变化，那么作为科幻从业者，在不同赛道里面找到新的发展方向，应该只是时间问题。对于那样一个未来，我们非常期待。

姬少亭：如果用一句简短的话来概括就是，每次变革的过程都伴随着痛苦，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。很多行业观察者可能会认为，我们两家公司在业务方面有不少重叠，可能将彼此视为竞争对手。其实，我跟杨枫老师是多年私交的好朋友，我们认为科幻行业完全没有进入到红海，仍是一片蓝海。大多数情况下，大家是相伴而生、相互促进的。这些年，在八光分和《科幻世界》的鼓舞下，我们也做了大量出版工作。

十年间，我们累计出版了 2500 万字，其中 2000 万字是原创，500 万字是引进。为什么引进？因为我们将国际经典作品和国内原创新作品打包策划，成功介绍给出版社，从而让新人作品得以出版。此外，我们还做了 200 万字的翻译工作，将中文小说译成多种语言，输出到美国、日本、韩国等国家成功出版。

我对未来局的规划一直很明确。虽然很难预知十年的路径，但方向始终是建设内容生产能

力。现在，我们致力于把一些 IP 真正开发出来，目前在开发一部 VR 大空间作品，改编自刘慈欣的小说《烧火工》。此前，我们还参与了一部纪录片《未来漫游指南》，它由 BBC 拍摄、B 站出品，是唯一一部讲述刘慈欣创作故事的国际纪录片，已在国内外获奖。可见的未来，我们的发展方向是生产精品科幻作品。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，盲目扩张，期待指数级增长是不理智的，我们应该做精品，做少量但最好的事情。

三、AI 时代，人类创作去往何方？

姬少亭：接下来请问翟老师。第一个问题是，2016 年以来您一直参与编写科幻节展赛的报告，相关内容也收录在今年的《中国科幻年鉴》中。能否请您谈谈报告的缘起以及其中的精彩故事？第二个问题是，您在互联网领域经验丰富，现在也在做研究和投资工作，您是如何定义科幻产业的？或者说，您认为当下最值得投资的科幻内容是什么？

翟雪连：先回答第一个问题。非常感谢中国科幻研究中心的信任和邀请，这十年我一直参与报告编写，对中国科幻影视的节展赛有比较系统的研究。十年间，全国共有 87 个科幻影视类的节日、展会和比赛，多数是近几年逐渐涌现出来的，其中有 12 个已经进入常态化运营，每年都会举办。比如，一些国家级活动，像中国科幻大会每年的影视类活动；再比如上海国际电影节、金鸡百花电影节这些专业的影视节展，也有持续运营的科幻类活动和创投。尽管我们感觉科幻影视类创投似乎一闪而过，但从长期数据来看，其实呈现出小幅爆发的态势，这跟 AIGC 工具爆发也有一定关系。

第二个问题，关于科幻产业的定义。我认为，科幻产业本质上是在为整个社会提供一个文化类的基础容器，为整个社会的创新想象力提供燃料。互联网让信息流通，而科幻让想象力流通。它有自身的特殊性，也有核心价值。这也就是为什么，很多科幻产业人士当下很焦虑，却普遍认为科幻代表着未来。科幻产业的边界，远比我们想象的宽：科幻影视、出版是核心层；科幻主题乐园、科幻教育、科幻展览是延伸层；甚至科幻思维在科技企业的品牌叙事中的应用，我认为也属于广义科幻产业的范畴。科幻还可以承载我们的大国叙事，能成为先进生产力。我认为这些都是科幻产业，而在这样框架下的一切都有投资价值。

姬少亭：胡璇老师，AI 似乎是双刃剑。一方面正在造成年轻人的失业，我看到今年 3 月的一些消息，“美国科技巨头 Meta 正计划进行大规模裁员，裁员比例可能达到 20% 甚至更高，预计此次裁撤的员工总数将超过 1.5 万人”；戴尔也类似，“连续两个财年累计裁员超 2.1 万人”。另一方面，AI 也在助力优秀创作者。您如何看待 AI 发展对于行业的深度影响？

胡璇：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，具体到游戏行业，我想有以下几方面。

第一，游戏可能是 AIGC 在数字内容创作领域的最后一个堡垒，这是由它的行业特性决定的——它是一个科技、艺术和商业的结合体，暂时还没有办法像影视完全实现端到端的产出。从我们自己的观察来看，至少还需要三到五年，才能像今天制作影视那样去制作游戏。

第二，游戏行业如果真的出现裁员或者别的问题，一定是来自产业内部，AI 只是一个诱

发因素。

第三，长期来看，AI 对游戏的利好一定是大于今天我们短暂地看到的这些变化。从历史来看，游戏是每轮科技变革的直接受益者，不管是 3D 化、网络化还是移动化，都极大地拓展了游戏的类型，如游戏的表现方式、游戏和人连接的方式。短期内比较容易看到的点，像 AI NPC，让玩家可以直接用语音与宇航员角色交流，包括在《和平精英》这样的大型游戏里面，也有很多应用提升了体验感，能够很好地辅助和陪伴玩家。还有一个更大的浪潮，未来我们可能不会再去区分谁是专业的游戏制作者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能力打造自己的游戏。我们内部也有这样的平台。最受欢迎的两大类题材，一是历史大战略类，这也属于科幻，站在上帝视角操控历史走向，达成玩家想要的结果。二是直接对应科幻的题材，当我们有了这种能力之后，很容易想到把游戏和技术作为一种工具和载体，表达我们对理想未来世界图景的想象。因此，我非常看好游戏和 AI 的结合。

姬少亭：崔老师，我们正在面临 AI 时代比较棘手的版权问题。像 Sora 等视觉平台在海外受到了很大的版权挑战。在 AI 大量产出内容的同时，知识产权变得尤其珍贵。我们应该如何在这样的时代保护版权？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方法保护人类的创作？

崔莉：关于 AI 带来的“人机共创”以及相应产生的版权困局，不仅是中国的问题，更是全球性问题。我们看到包括美国、加拿大等国家发生的 AI 版权纠纷案件，都是大媒体、集团在起诉像 OpenAI 这样的训练工具平台。中国在 2024 年、2025 年也有多起 AI 引发的侵权案件。今天

在座的年轻人，可能很多是科幻迷或者科幻创作者，我给大家提几个实操建议。

第一，要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的法律意识、风险防控意识。读懂法律条文并不难，只要能认真关注就完全不一样。

第二，要关注整个 AI 技术的变化，以及政府法律和政策的变化，及时掌握风向标。

第三，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呢？我给大家支招：现阶段，绝大多数创作者的创作都离不开 AI 工具，至少是作为辅助，也就是人机共创。从近年来国内法院审理的科幻有关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来看，中国的司法态度可以概括为几个关键词：过程控制、结果独创、合理使用、证据完备。

“过程控制”，指的是运用 AI 创作时，一定要保留大量反复修改的提示词底稿、选择了什么样的模型、如何进行精修等过程里的证据，并善用区块链等技术来固化这些证据。国内多家法院法官也会结合区块链存证、创作贡献量化数据，支持真正的科幻创作者。我们要学会运用这些工具。

“结果独创”，就是创作的作品是否有独创性，不得与他人创作的作品实质相同或相似。中国法院已在多起案件中确立“保护人类创造性贡献”的核心原则。

“合理使用”，指的是对别人作品的使用是否有商业目的、是否适度引用。中国法院审查是不是合理使用，主要考虑的就是这两个因素。AI 带来的麻烦在于，使用者往往不知道 AI 是从谁的作品里面提取了内容，法官在界定侵权时，往往也难以分辨哪些是 AI 生成的内容，哪些是使用者自己创作的内容。

“证据完备”，指的是使用 AI 创作者要保留视频、图片、证人证言等多样性证据，记录、草稿，甚至草稿纸都不能丢，包括参与的设计、提示词、不断的精修等。围绕人机共创的版权风险与应对，我在《文艺报》等媒体上或是会议上都多次发表过自己的观点。

未来十年，将是科幻产业发展的变革期，知识产权 IP 战略助力科幻产业发展已经是必选题。如何发展和繁荣，需要我们从各个方面好好研究与实践。

姬少亭：谢谢崔老师，我认为现在科幻行业非常值得引入法律专业人士，在科幻大会或者更多合适的场合一起讨论这些迫切的话题。

四、给未来人的一句话

姬少亭：最后一个问题，请各位给年轻的科幻从业者留下一句话，给他们一些力量。

杨枫：永远保持对世界的热爱和好奇，让它成为我们抵御 AI 的铠甲，同时也成为照亮未来的光。

崔莉：让科幻 IP 战略先行，在 AI 时代让您的每一份创意成为照亮未来的星光。

翟雪连：如果您觉得这个世界给了您不公平的起点，那么您所在的科幻产业目前就是一个巨大的机遇，请抓住它。

胡璇：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游戏，希望大家 enjoy。

姬少亭：这句话来自著名科幻作家厄休拉·勒古恩（Ursula K. Le Guin），她在八十多岁时写下：“愿你活得尽兴而不是庆幸。”

五、后记与展望

过去十年，中国科幻经历了自身最大规模的变革。自晚清出现科幻小说至今，这一思维模式下的创作一直处于低速发展状态，直至最近十年，中国才首次拥有了一个可称为产业的科幻领域。在创作形态极大丰富的进程中，创作者、研究者、经营者、法律工作者等围绕科幻作品开展工作的从业人员也随之增加。

在人类科幻史中，科幻的蓬勃发展往往仰赖于一个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，因此，科幻常被称为一个国家的“晴雨表”。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，科幻从业人员的数量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想象力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特征，科幻作为关于未来可能性的思考，曾在人类发展中扮演过重要角色，今后也仍将帮助人类去往新的未来。

下一个十年，值得期待。

（本文根据 2026 中国科幻大会“科幻产业发展”专题论坛上的圆桌对话整理）

（编辑 / 邹贞 张彩凤）